

小說 第二名 陳凱琳

個人簡介：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

編著《我。文學時光—燦爛的閱讀》(五南圖書出版)。著有研究《日治時期屏東古典詩研究》(花木蘭出版)；長篇小說《藍色海岸線》(獲屏東縣作家作品集寫作計畫獎，並於2020年8月出版)；非虛構小說合集《曙光——極東秘境馬岡回憶錄》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作業；客家左堆魔幻短篇小說合集《藍之夢》獲國家文化基金會創作補助。另獲有吳濁流文藝獎、後生文學獎、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等。

---

## 〈天公罔〉

### 1

船又再一次被推上浪尖，慶生的心也跟著往上提了一回。

船滑下，墜進浪花，船艙裡還用不到一半的煙仔被撞得頭昏腦脹，濃烈的腥味瀰漫整個艙室。慶生好幾次想去確定活著的煙仔還剩多少，畢竟只有活跳跳，懂得掙扎的煙仔才能吸引煙仔虎的咬餌，煙仔那股嗆鼻的腥味在海裡對掠食者來說，是致命的吸引。

船板吃進了一些水，是剛剛那場大浪捲進來的，慶生找到了下一波浪推進的空檔，趕緊掀開艙室裡的水箱一探究竟。煙仔竟然那麼不經撞，全暈成了一團，在水箱裡載浮載乘；還沒死透，慶生抱持著這些煙仔還能替他引來一些掠食者，便又將水箱蓋封了回去。

本來放在活魚艙裡就不會有這種煩惱，結果要出港前才檢查到活魚艙的排水孔堵塞；還來不及維修就得上船，慶生只能用水箱輔助馬達應急。

才剛蓋好水箱，浪又翻了過來。

慶生胡亂中抓著水箱，可水箱是活動式的，沒有固定，只能抱著水箱在浪尖上又摔了一次，身體在艙裡翻滾數圈。響起竿子被壓斷的聲音時，慶生低聲罵了句幹你娘！起身查看，固定在艙板上的幾隻釣竿在翻滾中，應聲折斷。

慶生一般習慣放綾仔，很少出動這幾支竿；可上次為了拉起兩條身體交纏的煙仔虎，弄破了網，之後連續幾天壞天，根本沒有機會補網，才不得已用上釣竿。

他不想承認，其實一開始決定出海就是錯的。

颱風警報鄰近，慶生本不想離基隆港港口太遠，但他好不容易選到這個專屬於他的漁場，附近少有魚船蒞臨；他甚至曾一度懷疑，這個上天賦予他的豐沛漁場，是一個三潮潮流夾縫裡，如百慕達三角洲般神秘、具有異空間力量的恩澤，能不被他人侵犯。

不然大家怎麼會稱呼他——天公的囡。

他天生福大命大，出海常滿船而歸；從十二歲給人做「海腳」，僅二十歲就出師，能掌舵一艘舢舨船，才四十多歲已經是村子裡被人稱呼「張老師」的捕魚好手。

有人問他去哪捕魚，比較好的同行他會透露一點資訊，可雷達的定位裡總沒有他說的地方。

今天出港真的不太順，慶生有不好的預感，已經很久沒有那麼焦慮不安。

風雨來前，中了幾條煙仔虎。

上鉤的煙仔虎不願意屈服，奮力掙扎的魚身在海面上露出背部灰藍橫條紋，光亮反射時，慶生就知道得手了！可讓人憤怒的事在後頭，煙仔虎後跟著幾條更兇猛的掠食者，正撕咬著即將拉上船板的魚身。

魚身掙扎，軟線在半空拉出弧形，又再一次被拉進水裡。

一股反向的力量正與他宣戰，叫囂。

愛吃煙仔（鯉魚）的煙仔虎（齒鯨）名為「虎」，其實已經擠身名列海中的掠食者；可落敗的掠食者，人人可欺，模糊的血肉散於蒼茫的海中，便成飽餐。

眼見拉扯力量加劇，慶生一怒，將竿猛力抽回。

他是甚麼人？他才不會讓到手的魚進入他人口腹。

在海洋上，他才是王者。

但這次上天沒有眷顧他，釣竿折成兩段，前段捲進海裡，直到風雨來後才在海面上看見斷裂的那節。來不及挫敗，雨便下了下來；終於決定回港時，風夾帶著雨強勢欺人，接著擁著浪花拍打著船身。

糟糕的情緒無來由地淹沒他。

已經連續十年，冬末春初時慶生就會到基隆港報到。那股驅使不為其他，也與煙仔虎的季節無關；而是靠近基隆港，就似乎能聽見一直徘徊於耳邊，那聲令人震撼的巨大哭響，用著宏亮的哇哇叫告知世界自己已經墜地的喜訊。

哭聲明明那麼宏亮的……

慶生趁著浪波較平時，將艙門開了一個小縫，確定外頭的雨還是下得不留情分，與那嘎然而止的哭聲一樣，奪去了他的呼吸。

他是天公的囝，是不會輕易就死在海上的。

這麼想時，慶生原本飄浮躁動的心平靜了下來。

他屈坐在艙室的角落，看著水箱裡養著的煙仔翻起白肚，彼此摩擦著身，交疊在水面上；水晃動，腥味就竄起。

他起身將水箱抱到甲板上，把裡頭的魚倒進海裡。

霧茫茫的海面上猛地冒出聚集的魚身，搶奪那些被丟進海中的腐肉；沒被一口吃掉的，就留下一排清透的骨，掛著殘片的肉塊，在雨水的覆蓋裡被另一張血盆大口拖進海底。

死掉的煙仔也好，搶奪煙仔血肉的掠食者也好，都彼此交纏著。

慶生想起那對交纏在網裡的魚身，想脫逃時背鰭割破網，又被他徒手捉了回來。他的手被鰭刺穿了洞，血順著綾仔（流刺網）的銀線滑成一個菱形，服貼在那日出海的衣袖上。

他還記得上一次雙手染血的模樣。

那是他第一回當阿爸，從未感覺過雙手染血是一個如此快樂的事。

風雨漸緩，煙仔的血肉被啃食得差不多了，海面平靜下來。慶生又聽見了

他在等待的那道聲音，不過這回，不是啼哭，而是喊著他。

「阿爸，阿爸……」那是一個稚嫩的男孩聲音。

## 2

船進港時風雨又突然增強。

港口外的暗礁多，容易觸礁；不久前才有一艘南方澳的船為了避風轉向，結果擱恬（沈船）在雙礁仔的外海。眾人吆喝舉著手電筒的手，隨著船的沉入而鬆下，直到聽見不明顯的唏噓聲和嗚咽。

慶生很清楚船隻要避開哪幾座暗礁，也很有自信他這個天公的困決不會跟外來的漁船一樣，在自家門口觸礁。

他丟不起這個臉。

視線可見港口的堤防時，慶生看見了最不想看見的畫面——沿岸站滿了人，都是村裡熟識的熟面孔，跟那時倉皇指揮著南方澳的船隻一樣，舉著手電筒，動作不一地想指揮著他入港。

慶生當下有個念頭，想轉身回到那個還不穩定卻能讓他平靜的大海。

「阿爸，阿爸……」

哭聲將他喚回。

慶生將眼神巡遍人群，才發現那聲幽微卻很用力嘶喊的聲音；才五歲的女兒被眾人擠在前頭，直盯著他的船哭喊。

那是他的長女，但不是第一個孩子。

「阿爸，阿母欲生了，阿母欲生了！你緊回來，緊回來！」哭聲中夾帶著嘶啞的話；慶生不得不回頭，將船駛進港。

天公似乎在跟他這個兒子作對，百般阻撓他進港。

船隻不受控制，隨著浪起浪落顛簸；忽然一道浪撞上那座將南方澳船隻翻

覆的雙礁，接著朝他撲來，將船頭壓進浪谷裡。浪在他船的兩側形成峭壁，而他墜進深淵裡，浪花湛湛地在頭頂接合，幾乎遮蔽視線所及的所有的天空。

慶生一度質疑骨子裡的自信只是天公的施捨，不是恩惠。

「有罔有罔命，無罔天註定。」

那是坐在無尾巷裡的一個算命攤的師傅替他批的命格；可他那天拿去請師傅批的八字，其實並不是他自己的，他想問的，也不是自己。師傅卻將他寫在紅紙上的八字，退還了給他，還給了他這句如詛咒般的格言。

看著即將將他滅頂的浪，慶生想著，不如就讓他親自去問問天公吧！看他這個天公罔，是不是真的無罔命。

浪真的、終於打翻了慶生的船。

他的身軀飛出船艙，載著浪，被推上半空；但他沒有感覺到撞上任何硬物，就重重被拋入海中。

天公竟然連讓他問的機會都不給！

摔入海裡的慶生隨即就知道自己不會死了，同村的人早已經開著船尋找他；船的馬達吃在水裡，離他越來越近。有人跳下水，拉起他的衣領，將他沒入水裡的頭給挖了出來，扣在水面上。他被人穿上救生衣，好幾雙手疊了上來，一鼓作氣將他拉上了船。

慶生被拉上船時，意識很清楚，之前做過他海腳的年輕人在他耳後說著一串驚險的話。那是一個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十二歲時跟過慶生出海一個月，因為太辛苦，被家裡人找了回去，國中畢業後不想念書也沒工作，才又回到村裡做了別人的海腳。

十二歲，也是慶生第一次上船的年紀。

慶生幼年失怙，對父親沒有印象；十二歲那年失恃，母親遺體是村裡人幫忙處理的。父親這頭沒來半個人，原因是他沒跟父親姓，他的事，當然也不關不同姓的人的事；母親娘家那頭只來了一個代表，還是因為入殮習俗需要才勉強出席。

慶生與母同姓，理由眾說紛紜。

有人說他是父母婚前就有的孩子；有人說因為父親入贅，所以他是屬於母親家的孩子，擁有宗祠的發言權跟繼承權。生為長子，他本該萬受矚目；可父母逝世時的淒涼讓他隱約覺得，與母同姓並非一件好事。

慶生的弟弟就沒有這種說法跟疑慮。

弟弟與父親同姓，父親家族窮，沒有所謂田產分割的問題。母親去世時，弟弟才剛懂事，當然也不懂一家人、不同姓，有甚麼詭異。為了養活自己和弟弟，慶生上了船，給人做了海腳；他沒有喊累的理由，只想著明天能不能溫飽。可上了船沒多久，慶生就發現，在船上，即使同姓，不是一家人也很悲哀。

不做海腳後，慶生找過跟自己同姓的父子合股一艘船，可人家是父子，漁獲量照比例分都拿兩份；而他的報酬，永遠都只有自己的那份。即使滿載而歸的人是他，在合股的遊戲規則裡他仍然是輸家。

於是他便想著有天，能掌舵一艘完全屬於自己的船。

同艘船、同姓、一家人。

弟弟不上船，去了漁會做文書那年，慶生盼了許久的兒子出生了。哭聲嘹亮震撼，喜悅卻僅停留片刻。早晨剛落地，過子夜就只剩一掌可握的冰冷。慶生不信天公如此捉弄人，拿著兒子的八字去給人眉批，也只得到一句嘲諷，從此如影隨形著他。

兒子夭折後，他從基隆搬回老家。

定居隔年妻懷孕，又流產。是一個已經成型的男嬰。

妻認為是他的命格太硬，才會連續剋死兩個兒子，拒絕與他行房。夫妻關係僵持三年，在他的勉強下才又讓妻懷上了一胎，順利生下，是個女兒。女兒雙眼很大，很漂亮，長得像妻，不像他；不得不承認是有些遺憾的，不管生的是女兒，還是女兒不像他。總歸女兒是平安長到了五歲；等這季煙仔虎抓得差不多時，就是六足歲了。

但讓慶生不自主反覆計算著的，其實不是女兒六足歲的日子，而是妻即將臨盆的這胎。聽產婆說是雙胞胎，所以會早產一些。出海前，妻就有陣痛的產兆，念著叫他別出海。慶生猶豫著，最後還是在妻砸破碗的怒罵聲和女兒恐懼

的哭聲中，踏出了家門。

在進出海登記簿蓋上印章時，他也猶豫片刻。

破網未修、活魚艙的排水孔堵塞、警報還未解除……有太多返航的理由，可他全然無視。

上岸後，慶生在村民的攙扶下往自己家走去，女兒的身高只到他的大腿，墊著腳，很吃力地用自己的小手勾進他的手心裡。

慶生沒去握，也沒有撥開。

老家是石頭砌成的牆面，承襲著數夜的雨水後已經有些潮濕。

他還記得母親也曾在這面牆後，聲嘶力竭地生下弟弟。弟弟是遺腹子，沒看過爸爸，睜眼第一個見到的男人，就是他；可媽媽替弟弟取了跟慶生不一樣的姓，只是用同字輩「慶」，企圖聯繫慶生與弟弟的兄弟情。慶生一開始也沒覺得不妥，直到成年後，弟弟與自己的種種不同，諸如不上船、不娶親，搞政治……讓他深信這是因為不同姓，才造成的差異。

初生嬰兒的哭聲在水氣中震盪，產婆在門口報喜，是一對雙胞胎女兒。聽見是女兒，失落和慶幸在心底同時拉扯。

這下，他有三個女兒了。

### 3

決定補綾仔那天，天氣晴朗，離上回颱風警報已經過了一個月，也正巧是雙胞胎的滿月。也算是一種喜事。喜上加喜，慶生找了個理由又一次聯繫隔壁村的媒人，想替弟弟說媒。

妻知道後對他破口大罵，原因是對方提出要弟弟入贅的要求，理由是弟弟沒有家底，頂多是一個吃公家飯的漁會裡的小文書，隨便一個做生意的、跑業務的都賺得比他多；再說，戒嚴時期公家飯不好吃，扒高踩低的人到處都有，弟弟那種空有抱負卻無處實踐的理想，也被拿來做為親事談判的籌碼。

弟弟反對的理由還是那樣，不想娶妻，只是鬆口同意領養一個父親家族那的孩子，做為他的繼承。

慶生心底暗嘲，弟弟要一個繼承者作何用？

沒多久弟弟真的從族親那抱了一個男孩來養，跟雙胞胎差不多大，乳娘休息時他會把孩子抱過來慶生的屋，跟著雙胞胎一起喝妻的奶。

妻因為哺乳，胸脯比往常還大，穿內衣麻煩，她就索性不穿。衣物裡下垂的弧形隱約可現，乳頭突出緊貼著衣料，上頭還殘留著餵乳時滲出的乳汁，在乳頭外形成一塊污漬。

屋內瀰漫著嬰兒的屎尿味和乳臭味，牆面似乎也還攀附著生產時的血腥味，久久未散。

大女兒進門，喊句好臭，又跑了出去。

慶生從雙胞胎出生至今，還未正眼看過一回；別說雙胞胎，連滿六歲的大女兒現在笑起來是甚麼模樣，他也沒有印象。是不是還有著一對水汪汪大眼？是不是還跟年輕時候的妻長得一樣漂亮？慶生不確定，也不想去確定。

生完雙胞胎後的妻著了魔般地說慶生剋子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墮落成這副模樣；那雙如死魚般的眼，三不五時就吊出眼白，瞪著他。混濁的視線裡網羅不進任何光亮，平日裡看見三個幼子時，還偶而像個人，畢竟是母親，餵飽孩子的腹幾乎是出於本能；但那雙眼到了夜晚，尤其是在床上，簡直是一條已經被啃食殆盡，所剩空洞的骨在發臭的魚眼那樣，讓人倒胃口。

慶生憤而用拳腳回應那股惡臭，但臭味依舊揮之不去。

他決定逃回到海上！

拿著熟悉的綾仔，然後回到那個專屬於他的漁場裡，不受人打擾；可事與願違，他才剛寫好登記簿大女兒就踉踉蹌蹌跑來，說妹妹被奶噎到了，全身發黑。

妳阿母咧？慶生不想回頭，壓抑著心裡頃刻而出的浮躁。

佻一个妹妹？幾乎不假思索，他已經這麼問。雙胞胎還小，長得像，慶生從未正眼注意，當然也搞不清楚是哪一個。



大女兒平日裡口齒伶俐，眼下卻說不出半句話來，支支吾吾組裝著片段的詞彙，等得慶生不耐煩。他放下登記簿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腳步越走越快，乾脆跑了起來。大女兒被他扔在身後，只是一路阿爸阿爸的嗓音跟著他。

屋內果然沒有妻的身影。

床上躺著兩個孩子，布巾裹著小小的身軀，手腳箝制在布巾裡。一個嚎啕大哭，用力到脖子發紅，臉上的血管浮出，幾乎是用盡全力在嘶吼。一個安靜僵直，黑壓壓的臉上沒有半絲嫩白和血色，氣息停滯。

慶生雖沒帶過孩子，也知道臉上的紫黑是不正常的。

他抱起孩子，解開孩子身上的布巾，在胸口上按壓。孩子不醒。他將孩子翻身，趴在他的膝蓋上，拍打孩子的背。孩子仍舊不醒。軟綿綿的身體在他的腿上左搖右擺，毫無支撐力。

他沒有車，只有船，如果叫車進來送孩子去醫院，大概也是來不及了。再說濱海公路正挖得如火如荼，除了偶而來往的軍車，他們這個三貂角下的小漁村，被搞得像孤島一樣。

慶生思忖時，已經預料這個孩子無緣長大了。

他將孩子放回床上，靜靜看著孩子臉上由紫黑轉白的變化。

慶生想起，那夜抱著兒子時也是類似的情況。

如果兒子有長大，應該已經是十歲的孩子了。慶生三十多歲才娶妻，在村子裡是非常晚婚的；之前做他海腳的年輕人的第一個兒子，也差不多是十歲的年紀，偶而跟著大人在沿岸做延繩釣，不久前還因為第一次抓到煙仔而沾沾自喜，街頭巷尾吆喝著。

慶生當場潑他一桶冷水，說抓到的煙仔太小，還不夠他釣一尾煙仔虎。

十歲的孩子悻然而歸，不敢再來。

慶生曾試圖把兒子的容貌放在那個十歲孩子身上，可從未成功；反倒是偶而會聽見一個爽朗的男孩子的聲音，在身後叫他阿爸。

這回男孩的聲音又再度出現，石頭牆上迴盪著「阿爸，阿爸。」的聲音，從遠處而來，又消失於遠處。

慶生尋找著聲音，再回過神時，床上已經沒有氣息的孩子突然猛烈一咳，冷白的臉浮現血色，開始使勁地哭。一旁原本哭累已經睡著的孩子，被隔壁的哭聲吵醒，也跟著哭了起來。趴在門口不明所以的大女兒聽著妹妹們的嚎哭，竟也鬆開了嘴，哭聲鬼叫般，讓慶生憋著整肚子的火。

孩子們齊放的哭聲終於把妻給招了回來。

妻衣不遮體，露出半粒胸脯，乳暈上還殘留著溢出的乳汁，在衣料上滲出兩圈完美而艷麗的污漬。

## 4

石頭牆上晾著的蓑衣已經瀝乾水分，慶生將蓑衣拿到林投樹下曬了半日陽光，上頭附著的水氣就沒了痕跡。

好似那場風雨，並未來過。

慶生現在可以很輕易就辨認出雙胞胎的不同了。

那年窒息走過鬼門關的小女兒，從此智力不足，十歲的身體裡住著五歲的靈魂。醫生診斷，那靈魂是很難再長大了；即使教會了她生活技能，邏輯認知跟理解力也侷限於五歲孩子的智力。

五歲能有多少智力？慶生不曾探究，但他認為五歲的靈魂在這個世間，已經綽綽有餘，夠用了。他反而覺得好。

不像大女兒十六歲離家，十七歲認識了北部的孩子，才半年就嚷著要結婚。慶生本來想介紹年輕人的兒子給大女兒認識，想著兩個小孩也同村，差不過四歲；再說，不管是年輕人還是年輕人的兒子，都在他這裡學了不少功夫，不要點利息回來，有點虧。

就投資報酬率來說，只有五歲靈魂卻只依賴他的小女兒，比十七歲離家的女兒好太多了。

雙胞胎的另一個女兒雖然也很喜歡跟著慶生，但慶生覺得煩。每次他要出

海時，都得很小心地避開二女兒的耳目；尤其是半夜，二女兒特別喜歡跟去抓軟翅仔（軟絲）。慶生只要是半夜出海，一定會等到二女兒熟睡後才能動作。

十歲的孩子學這做甚麼？更尤其是女孩子。改日嫁了人，從了夫姓，入了他家門戶，就跟他不再是一家人了。慶生常這麼想，於是又把二女兒給趕下船。

如今入冬，慶生把曬在林投樹上的蓑衣拿下來，準備將活魚箱和木蝦一起搬到舢舨船上。

雙胞胎出生那天，他那艘有船艙的船被打爛了，只好又回去跟人合股捕魚，被人秤斤論兩了快九年。換過兩家合股人。第一家合股算是愉快，可同行的友人出行意外，沉下了水，沒再浮上來；船是掛友人的名字，慶生忌諱，將船拉到半山腰，隨它去爛。第二家合股人是村裡號稱男丁最多的大家族，大船，跑中遠洋，七人股，常滿載而歸，那幾座為了保鮮漁獲的魚灶幾乎燒整天，沒有在休息的。但同樣的事再度發生，七人股裡，慶生只持一股，眼睜睜拿著不對等的獲利和報酬，咒人祖宗的話也只能爛在肚裡。

出海前，慶生總得在家門口先破口幹你娘幾聲。

妻秋冬季時給人做九孔池的雇工，春初去礁上拔紫菜，夏初時拔石花，夏末曝曬……就這樣年過一年，比慶生還忙。

聽慶生罵幹你娘時，妻也罵幹你娘。他罵的是那七人股，妻罵的是他；接著他轉身罵的是三個女兒，妻罵的還是他。

終於湊夠了錢，半年前的夏天用妻的名，買入這艘「慶豐 27 號」；重新申請的船證是弟弟透過漁會文書的身分去處理的。公文只跑了七天，就拿到手。這是弟弟第一次在漁船的事務方面給他行的便利。

可慶生一點都不覺得感謝，弟弟這麼做，說到底也不是為了他。

濕冷氣候已經是東北角冬季的常態，雨幾乎每天都下，連偶而鋒面遠離，陽光露臉時，雨也要飄個幾滴來湊熱鬧。

慶生將蓑衣套在身上，走進屋裡。

他在石頭牆上鑿了一個類似保險箱作用的空間，但不是為了存錢，是為了藏他那幾隻僅存的木蝦。木蝦是用來釣軟絲的。冬季的軟絲最大，站在舢舨船

上拉桿最爽。那來自於海中的神祕力量像電流般，順著軟線爬上竿，在掌心裡匯聚成形，接著竄入全身的細胞裡。此時，留在身上的雨水或汗水，酥麻一落，就滴在船板上。

一來一回的拉扯競爭，慶生才能感覺到原來自己還存在。

說他是天公囡的人是十二歲時將他領上船的師傅；他領悟力高，掉了幾次海都撿回命，從此就被說是天公囡了。這一生還沒走完，慶生無法驗證這樣的說法；只是常想著，能有一個兒子陪自己出海、合股，然後他要將船跟大海裡的一切，都留給他。

可眼下他看見的不是兒子，是二女兒。

二女兒先是藏在床底下，等著慶生打開石頭牆上的保險箱，再赫然冒了出來。慶生被嚇的當下氣得拿棍子甩了二女兒的屁股。二女兒哭著跑了出去。慶生重新拉開石頭，將石牆裡的木蝦挖出來。

不挖還好，一挖，慶生幾乎氣得腦充血。

石牆裡的木蝦被玩得只剩一隻，其它幾隻木蝦被人用快乾黏上蝴蝶結不說，蝦頭上的觸鬚甚至接著銀光棒，整隻蝦被亮色的水彩塗得面目全非。

慶生抓著那幾隻被搞壞的木蝦，將室內的桌椅全踹了一輪。

終於在港口裡抓到二女兒時，她正在幫「慶豐 27 號」掛滿彩帶，還搞不清楚慶生發飆的緣由，直邀功說，「阿爸，你看，按呢船共木蝦著光爍爍，你暗時出海著會使掠到歸船的軟翅仔矣！」

慶生臉色一楞，鬆開了本來想將二女兒扔下海的手和衝動。

慶生還是出海了，而他那天就漫無目的地在海上停滯了大半天。

## 5

戶政系統電子化那年，大女兒生了兒子，二女兒出嫁了。

大女兒沒跟那個北部小子在一起，嫁到中部有錢人家做少奶奶，連生了兩個兒子；二女兒談了場異國戀，遠嫁東洋，去了一個更窮困落後的漁村。跟慶生料想的一樣，留在身邊的果然是那個靈魂永遠只有五歲的小女兒。

可慶生沒想到，原來五歲的靈魂也會談戀愛。

那是一個從空軍退下來的官，年輕時因公受傷，是個沒了雙腿的身障人士。也不知這兩人何時湊到了一起，等慶生發現時，小女兒已經未婚懷孕了。他這才驚覺，小女兒即使只有五歲靈魂，但身體已是一個成熟的女人，會懷孕，會生子。

當然有人說得很不好聽，說小女兒是被玷汙的。

為了處理這檔家醜，慶生把大女兒跟二女兒都叫了回來。

擺在桌上的聘禮豐厚，媒人舌燦蓮花，把對方的誠意捧得比天還高。

慶生一點喜悅也沒有，他只是轉頭問小女兒。

「妳確定欲綴這個人過一世人嗎？」

「阿爸，伊對我足好喔。」

慶生接著問男方。

「你知影伊就算會生，也袂曉替你扞家（持家）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會照顧她。妹兒很善良，只有她不嫌棄我身體是這副模樣，而且妹兒其實懂很多，醫師說得不對，我覺得她有一直在進步。」

慶生好希望，醫師說的是對的。

這門親事就這樣草草訂了下來，還附加一個條件，「阮兜無後生，所以查某团生的第二个後生，攏愛姓張。」

男方遲疑的眼色一閃而過，慶生又加碼，「其實嘛無一定是第二个後生，總講我命格較硬，假使講第一个後生共我命格會合，著第一个後生。」

男方皺眉，眼角露出苦澀時，大女兒發出不耐煩的嘆息。

小女兒的產期來得比婚期還快，婚禮辦得匆促，可男方有些存款，還算打

理得體面。

三個女兒都出嫁後，慶生又聽見了十多年沒聽見的男孩聲；男孩已經變成少年，聲線裡有著成熟宏亮的共鳴聲，又是「阿爸、阿爸」地叫著他。

小女兒月子裡又懷上了一胎，接連三年都是如此，生子的速度追過大女兒跟二女兒，跟下蛋一樣，千禧年時已經是第五胎了。算上大女兒的兩子和二女兒的三女，慶生在外人眼裡已經是子孫滿堂，有福氣的老人家了。但當初結婚時談的條件，最後只有大女兒的第二個兒子過了他戶，與慶生同姓。小女兒的三子二女中，三子的命格雖與慶生合得來，但男方以自己是獨子為由，百般拒絕三個孫子的過戶。

慶生覺得被騙了，從未做過如此虧損的買賣。

二女兒的三女是慶生從未打算過的，但二女兒一直想過其中的長女給慶生；那個常跟二女兒一起研究他藏在石牆裡的木蝦的孫女，雖然有慶生的緣，但終歸是女孩，未來還是得進了夫婿的戶。

過一個有緣的孫女，有甚麼用呢？慶生每提到這件事，就是一連串的嘆氣。

第二次政黨輪替，民進黨大敗時，弟弟激動得腦溢血，沒兩天就發出病危通知。母親娘家那來了幾個人，名義是來弔唁的，實際上是來分祖產的。他們說宜蘭那有一塊地，問慶生要拿多少份？可慶生聽得出，潛藏的話語是，到底好意思拿多少份。

慶生一塊也沒拿。

他們又問了慶生現在居住的土地所有權，要拿幾份？

慶生考慮時，對方又提起他沒有兒子，拿了也沒人可以分；就算要分，也該分給慶生的弟弟。

「伊和阮無仝姓。」慶生如此說。

對方訕笑許久，才從牙縫裡露出幾句話來。

「你小弟是和阮無仝姓無毋著，至少也是你爸爸共媽媽的後生。」

「你雖然和阮仝姓，但你是你媽媽結婚進前生的後生。」

弟弟出殯那天，慶生在那張具有法律效益的文書上，簽下自己的名字，放棄關於「張」姓能擁有的所有。

就跟母親離世那時所留給他的困惑一樣，他用了半輩子，才一點一滴從海上拼回自己。可如今桑榆之年的慶生，不知道還能有多少時間，重新拼回自己。

大女兒知道後，跟慶生翻了臉，隔日就把第二個兒子的姓改回夫家，幾乎與慶生斷絕關係。隔一條汪洋的二女兒還生不到兒子，原本要過戶的孫女已經嫁人，沒有冠夫姓，卻也跟二女兒夫家的祖先行過告別禮，即將為她自己的夫家生下第一胎的兒子。至於小女兒，就跟她夫婿當時說的一樣，醫師診斷錯了，如今小女兒已經可以很明確拒絕慶生要求孫子過戶的約定，原因跟她夫婿口徑一致，獨子。

慶生再也不想打女兒們的電話。

## 6

孫子孫女們各自婚嫁得差不多時，慶生體力已不如以往，將舢舨仔推離港邊，開啟馬達，就耗費掉他大半力氣。

綾仔背在身上顯得沉重，每次出海抓的漁獲量還不夠貼油錢；想用木蝦釣軟翅仔，速度還追不過浪；平衡力降低，好不容易將削好的木蝦放到岸邊測浮力，眼睛就迷濛得直掉淚。

聽說這是老人的病，看來他這個天公罔已經不再是海上的傳說。

慶生浮現一念，既然不再是天公罔，那是不是就有機會走那條他一直在心底盤算著的路？

念頭越來越堅定，他加快手上縫補綾仔的速度；希望這是最後一次補這塊綾仔了。

綾仔的格線裡，再度出現那兩尾曾經交纏於上頭的煙仔虎，還不斷想掙脫束縛在魚身上的棉線，咬牙想扯斷他的網。

慶生每次想到那畫面就覺得好笑。

他是甚麼人？他才不會讓到手的魚進入他人口腹。

兩尾煙仔虎耗盡一生，不還是被他抓了。

命硬又如何，剋子又如何，同姓又如何，血親又如何……慶生邊咒罵著，邊將舢舨仔開出了港，很快地，船就漂浮於海天相連的世界的正中央；而那中心，只有他自己。

那是專屬於他的，在雷達上始終不曾出現的漁場。

這裡有抓不完的煙仔虎。

慶生看著粼粼的波光上閃過一群魚身，目光驟亮。

他還沒想好等會收網時力氣不夠怎麼辦，就已經將船駛近閃耀的魚群裡，背起綾仔；有些重，但雀躍之中還是甩著身體，將綾仔給拋了出去，隨著船開離，網格的面積越拉越長，在船頭拖曳出一條透明的牆。

如果這時候有兒子就好了。

慶生不想做天公囝，只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囝。

船身突然搖晃。

慶生起身環顧著海，海面平靜無波，可魚群聚集在他的船底，彼此交疊著身軀，似乎很努力地想將他的船抬起。

他感覺船真的離了海面。

頭頂陽光四射，雙眼很難睜開，可船身離海越來愈遠，離天越來越近。浪從海裡被吸上了天，在他兩側圍成兩堵牆；牆越來越高聳，覆蓋了整個天。

船尾似乎墜入了重量，慶生回身，看見一個掛著燦爛笑容，身體被烈日曬得滾燙黝黑的中年人，正替他掌舵。

慶生聽見他叫自己——阿爸。